

台湾丹青武侠作品集

龙虎青娥

中



丹青
作品集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丹青武俠作品集

龙
虎
青
娥
(中)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十 章 | 冷剑娇娥..... | (315) |
| 第十一章 | 艳芳桃李..... | (350) |
| 第十二章 | 开阳三式..... | (384) |
| 第十三章 | 情大幽情..... | (415) |
| 第十四章 | 岭上花明..... | (449) |
| 第十五章 | 义薄云天..... | (481) |
| 第十六章 | 十面埋伏..... | (517) |
| 第十七章 | 海天一线..... | (554) |
| 第十八章 | 龙虎双魔..... | (593) |

第十章 冷剑娇娥

说话时，但水烟让如胡面匕，现出一座宝塔形的山影，铁娥顿了顿，手指那座山全过“龟山到了，我要在此下船，请把船靠近过去如何。

柳英奇忽然会首道，~~此~~姑娘，莫非我的真诚，对你永远是不值。
铁娥闻盲目注湖面，甚久不言，柳英奇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对姑娘的真心，天地可表。”

才说到此，铁娥忽然嫣然一笑，有如春花吐蕊中，英奇心神一落，顿时停住了话，这还是他会晤铁娥以来，首次看见她的笑容。

在铁娥美丽的笑靥里，柳英奇几乎呆住了，他呐呐道：“姑娘作什么？铁娥微抬起头，指着湖面的山影道：“你看，那样子真像是个赖蛤蟆；偏偏人家都叫它是~~龟~~山了，真是怪！”

柳英奇只觉得一言冷水，由头烧到了脚，这一刹间他真凉透了，铁娥再次的笑了，回头瞅着他道：“你说是不是？”

柳英奇昭然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我送姑娘过去吧”

这时，小船距离龟山已只有六七丈远，此刻日出不久，水天一色的红，红红的旭日，把铁娥那张略嫌苍白的脸，映成苹果般颜色。

柳英奇重重的在水面上击了一下橹，他忽然觉得，自己得不

到这姑娘的心，是生平一大憾。

铁娥望着他点头道：“我走了！”

说罢，玉手轻提长裙，身似抄水的燕子，已纵身而起，她的身法美极了，娇躯微微向厂一沉，看似落水，其实却又翩热腾起；文睫间，已置身岸上。

柳英奇高声道：“我何时再来接你？”

铁娥头也不回的摇了摆手；道：“不必了。

活落身形一个纵腾；已隐于树丛小道之间。

弧形剑柳英奇感慨的叹息了一声，那支粗如几管的长槽，在他婉力之下，弯成了一张弓也似的。

忽然他狂笑了一声，却悲凄的道：“我柳英奇天大的英雄——铁娥你这冷酷的娇娃——”

起落纵跃的铁娥，身法之快，有如星九跳掷一般，她在一阵疾驰之后，已可看见山巅上那闪闪放射着银光的“去海山底”了；多少年以来，这个神秘的地方，不知吸引了多少武林家客，奇人异士，只是人们对于这个地方，依然是扑朔迷离，知道得那么少。

尽管如此；那些有胆力，有超人奇技的体士们，却仍不厌其烦的；每三年来此一试身手，而且……

铁娥更是闻说已久，可是今日却是第一次来，她内心是怀着无比的好奇与信心，她要把这个前人未曾解开的速结解开。

当她兴冲冲的来到了山巅，才看见那银色的光，乃是镶在一座石室四周壁上的白铜镜片所映出来的。

在一片松柏长青树的中央，有一座几乎都要朽坍下来的水

架门，其上悬有一块写着“去海山房”四个古篆的匾额。

冷剑铁俄仁立门前，端详甚久，却看不出丝毫升房的彩气来，因为据她所知，三月八日；是这“去海山房”开房的盛会之期，尽管江湖上极少有人知道此事，但这里都应该有人接引结钢水见。

铁娥看了甚久，就走进了水架门，在一杂碎石的山道上，集满了枯叶，足踏上去发出一片吱吱察家声。

她一直来到了山房前面，才发现这名为“去海山房”的地方，其实和一座古刹也相差不多。

在敞开着的两扇黑漆大门前，立有一方长有三尺左右的红漆木牌，其上注着“开房”两个大字。

铁俄点了点头，心说这就不错了。

进门后，右面有一个鼓架，架上有一面皮鼓，鼓锤就是在鼓下，铁俄拿起了鼓锤，在鼓上轻轻击了一下，那次较发出了“咯”一声。

铁俄还要再去第二下，就见右面一造白水小门“吱广一声打开了，由其内步出了一个年在五旬以上的老和尚来。

这和尚瘦高的身材，一身灰色肥大袍在，颈悬念珠，足踏芒鞋，清瘦的百客，很像是一个苦行持节的高僧。

他乍然看见了铁俄，似乎呆了一呆；双乎合十，微微欠身道：“女施主国何击鼓？须知山房封笑谢客，已有数十春秋，女施主莫非不知这么？

铁栅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并非朝山进香来的，是因为你们三年一番的时日到了，放……”

老和尚面色立时带出些惊愕之色来，上下看了她一眼，日宣一声伟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女施主莫要误听传言，微山房哪有什么三年一参的规矩，这都是一般人无中生有的谣传！”

铁俄呆了一系，忽然冷笑道：“老和尚，莫非你以为我是个大流，不便接纳么？”

老和尚呵呵一笑，双手合十，又念了一声佛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女施主你说笑了。”

铁俄怒声道：“那么门前那‘开房’二字又是何意？”

老和尚路一沉吟，道：“那是敝，后自行急奔，齐径流易大目的标示，女施主，你请回去吧！”

铁俄冷笑道“去海老人三年一晤有线，难道也是谣传不成。

者和尚又是一位，徐徐的道：“老祖宗劣化多年，肉身成佛；点化有缘，更是无稽！”

说话时，和尚那双深透的眸子里，泛出了一层愤怒的焰，偏偏铁斌生就倔强个性，她认定这和尚是有意搪塞，不禁更是有气，当时冷铁道：“去海老人，立铜表公告天下，见过得悬钟廊者，皆可参昆，老和尚对我又为何如此刁难，实在令人不解了！”

和尚那两团白雪也似的眉毛，霍地一扬，拂袖道：“女施主体也大暖咦了。

说罢上前一步，双手合十，双目做合道：“海一送客，女施主请自去吧”

铁俄想不到这和尚，竟然说出如此通客话来，她生性孤傲，如何忍受得住，不由冷冷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只观赏一下贯山房室内宝一相就走好了！”

随即，轻移差步，直向堂内行去。

海一和尚见状又上前一步，断然道：“站住。”

铁俄冷冷一笑，慢慢转过身来，只见她那双剪求双膜里，射出了凌人的精芒。

海一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女施主，实在对你说吧，你所说，并非皆是谣传，只是老祖字平在月前曾经显兆，今日之会，只候一个有缘的善全，任何人不得参见，是以山房没有张灯结彩，女施主，请你走吧！”

冷剑铁绒峨眉一批，冷然道：“出家人不打派语，你这和尚却借口胡说，我怎能信得过你？”

和尚恨铁道：“老袖是据实相告，信不信由你”

铁娥微微一笑道：“如果我不信呢？”

海一和尚心中念了一声佛；他生平未曾见过如此动人的女人，也从未见过如此司顽的女人，可是职责所在，却又不能马虎其事，当时好不为难。

铁俄之言，分明已有意为敌，海一岂能不知？他顿了顿，忍气吞声道：“姑娘作小小年纪，怎知道冒犯了山房租师爷的罪过，老油好言相劝，速递去吧！”

铁城徐徐前行了几步，道：“大和尚，我是践约而来，贵山房既立银表在先；怎能出尔瓦尔”

海一嘿嘿一笑道：“姑娘如果一定任性行事，老油说不得也只有强行避害了”

冷剑铁绒叹微笑道：“我早知道有这么一手——”

说到此，面色一寒，道：“大和尚，老实说，姑娘我如没有制胜

的把握，也就不会来龟山现五百。”

海一后退了一步，面色赤红道“阿弥陀佛——善哉，善哉，女施主。你通上名来。”

铁俄冷冷的道：“冷剑铁娥”

和尚吃了一惊，口中又宜了一声佛号，双手合十道：“原来是铁女侠；老油久仰大名了，令等铁去，四十年前；曾与祖师书有过一面之缘，据说分尊铁先生；对祖师爷犹执弟子之礼，怎地姑娘你却如此放肆。”

说时。这位海一大师面上带出了一种凜然恶色，铁斌却冷呼了一声，冰冷的道；“和尚你又错了；铁先生是铁先生，铁娥是铁俄，不可混为一谈。”

海一茫然道。“莫非铁大侠不是姑娘你的——”

铁俄双眉一批道：“完全无笑”

这四个字说得斩钉截铁，海一大师不禁为之一愕，嘿嘿笑道“老油不明白姑娘言中之意，不过无论如何，这山房规矩是坏不得的！”

说着横移几步，正正的挡在了铁娥前路，双手合十，身形岸然不动。

冷剑铁娥右手向下微微一流，道；“大和尚，你还是闪开的好”

海一面如铁石，毫不动容。

钱以冷冷一笑，移步而前，海一终又哈哈一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；铁姑娘你也欺人大甚了！”

话落，右手肥大的抽沿，呼嘻嘻向着铁俄肩头上拂了过来。

铁斌王子一抬，尖尖五指；向前一挺，忽地一股冷风，直向着海一大师“曲尺穴”上射击。

海一面色一变，退后了一步，他已识出铁娥所发的指力，正是当年铁去震慑武林的“乾坤指”；如若为她点中，那还了很？

他身形一退，铁斌却翩然而进，她双手向外一推，凌劲的掌民，已把山房大厅内的两扇红门震得霍然而开，发出了“帮当！”一声巨响。

铁娥莲足一点，飞身而入，海一断喝道：“好大胆的姑娘！”

身形疾射、自后猛扑了上来；一双大手同时一抖，使出禅门功夫“大手印”，照定铁娥肩头上拍抓了下来。

铁娥桥射猛然一转，那冷艳的脸上，已现出无限杀机，海一方自心中一凛，她已王腕一分，以掌缘向海一两脉上勾去。

她认位极准，掌劲切处，竟是分毫不差。海一大师芒鞋一顿，身子拉起来，用去中现掌，一掌反向铁娥西门上劈来。

可是铁娥似乎早已防他有此一着，他身子刚起，忽然发现铁娥身于一缩，他就知道不妙了。

这利时之间，铁娥就位是卷起的浪花一般；身子向外一弹，便到了海一背后。

海一大师再想转身，已赚过晚不及，顿为铁斌十指尖尖的一双五千，双双拍中在桐肋之上。

总算是铁娥手下留情；并没有使出内力，可是这种“分筋错骨子”，已使得海一大师承受不了，只见他在打了一个车战之后，身子就像是具木头人也似的，一动也不再动了！

铁斌以分筋错骨子，制住了海一大师，娇躯向外一飘。猛抬

头忽见迎面立着一个皓首赤眉的矮胖和尚。

这和消一身白衣，双目如炬，一张朝天鼻下，是一张微微掀起的巨口，看起来有点怪相。

铁娥冷冷一笑道：“大师父，你也要拦阻我什么？”

胖和尚冷冷的道：“铁氏不传之秘果然高人一等，看来微山房是无人阻倡姑娘住了”

铁娥四色微红过。“我不是来生事的。”

胖和尚点头苦笑道：“姑娘自然不是来生事的，不过，老纳只有对姑娘做透一点禅机，去海卷宗师今天所要会的，并非是一个女人，姑娘你又何必自讨无趣。”

铁姑冷笑道：“卷宗师所要会的又是何人？”

胖和尚双手合十，前南道“此人三本之根；南袖去从，畜量中夹天曲送去，一生高超，只打下开一个‘偏’字”

铁娥面包一沉道“谁管他这些，这人武功如何？”

胖和尚双手合十，微笑道：“分尊昔年造访山房，卷宗师破格按区，见其艺后，许了一个‘优’字【此人却当得一个‘超’字。”

铁娥冷冷道：“化和超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
胖和尚道；尸阿弥吃快，姑娘你这就知道了，天下武拉门类繁多，能人无数，而如此众多的能人之中，真正人流的却是少之又少，而入流者，优达到‘七字歌’品级的，更是罕若晨垦了”

铁城秀眉微近，这倒是她以前未曾听说过的，不禁生出一些好奇之心，问道“七字歌又是什么？”

胖和尚冷冷一笑道：“这六字歌是；圣，上，超；忧；高，平，凡。”

铁城不由面色一变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今日来会之八，其武功较当年一个先生尚要高么？”

胖和尚点头道：“路胜一筹”

铁城呆了一呆，遂凌厉问道：“我方才施展的武功，和尚你可曾看见了。”

胖和尚点头道“看到了，的确高明！”

铁俄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和尚，你看我可以算得 L 七字歌中，那一等级了？”

胖和尚嘻嘻冷笑道：“八七字歌者，普天下。实在不多用，老油虽不能明断，但就姑娘造才所展武功看来，勉强可以当得上一个平‘字！”

铁俄大怒；峨眉一监道“和尚你满口胡言，快快闪开路，我要过‘是镜廊’，你莫要因挡，否则可就怪不得我手下无情了”

胖和尚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勾姑娘你一定要闯，老油也不会阻作，只是这悬镜廊非比等闲，就连老油居此数十春秋，却也未敢轻易尝试，是以至今犹未通过，虽然姑娘武功较者怕要高一筹，可是却也未必能成呢”

铁娥冷冷笑道：“和尚你多点了，我只是问你，如果我通过了悬镜廊，可容我参见去海老宗师？”

胖和尚早了一果，道：“如通过；按理是可以叩见宗师老人的，不过——”

铁峻杏目一瞪道：“还有什么不过广 胖和尚嘻嘻一笑道：“也罢，姑娘如真通过了悬镜廊，老朽拼着降罪，也带领姑娘人见宗师就是、”

铁设喜过；“一言为定。”

胖和尚不悦道。“出家人不打遍语，话说在前面，老宗师多半是不会踢见你的。”

铁俄哼道：“你只带我人见，至于他见我不见，是他的事情”

胖和尚见她对于去海老人如此出言随便，着实吃了一惊，心患此女年纪轻轻，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，真怪事也。

想到此，这胖增双手合十哺前古道；“阿弥防佛，善哉；善哉，姑娘请随我夺。”

铁俄忽然笑问；“和尚，我还不知作法号怎么称呼，等一会我通过之后，可是要找你的呢。”

胖和尚点了点头，道“老朽乃此山房住持大师，法号‘海禅’，姑娘记住了。

铁娥点头道：“忘不了”

海神大师忽然想起一事，驻足道；“海一师弟穴道受制过久，只怕有损；可否请姑娘为他解开？”

铁娥冷序也“大师又何不自己动手。

海禅大师面色一红，唱然遭“不瞒姑娘说，贵门独特插穴手法，江湖鲜见，老销自忖无此能力”

铁俄轻赫了一声道；“原来如此”

说罢桥射做侧；旋风也似的拉到了海外师身边，王子向海一双肩上一措，清叱了一声：“去”

双手一抖，把那海一像球也似的抛了出去，只见他瘦长的身子看地一浪，立起时，穴道党已解开了。

海禅大师呆了一呆，叹息道“名家手法，毕竟不凡，只是以此

来对付出家人，却未免火辣子一点。

铁俄秀眉激扬道：“大师父你少说废话，快快带我进去吧。”

海禅大师面包一流；道：“好”

随即身于一转，大步向院内行去，铁俄一声不响的紧随在后，后院里有许多参天的古树，地面上积满了落叶。

二人来至在一排梧桐树前，海禅大师犹自前行，铁俄总体叱道：“且慢！”

海禅大师回头白酒一坡道：“姑娘何事？”

铁俄冷冷一笑，只见她双手一分，已把面前南棵梧桐树挂得奇了下去，她身子却在这一霎时之间，猛地增拨而起，飘出了五六大以此，她与子落地站定之后，冷叱道：“大师父这是何效”

海禅大师嘻嘻一笑道：“姑娘既识破了‘双桐阵’，当可进入‘悬镇库’了，恕老衲不送了。”

说罢面上带出一种戚戚之色，台十拜了一拜。

钱如古目圆睁；厉声道：“是镜廊究竟又在哪儿呢？”海禅大师赫赫一笑，道二飞娘已来至廊前，尚问些什么？老油最后再奉劝一句，姑娘入底之前最好三思，万一被困其内，除非另有高人入内投救，否则姑娘终生沦陷，任何人无法可施/铁俄岸笑道：“你太多言了。”

语毕猛地转过身去。来见面列树间；持有一个等草小拥，走近一看，茅棚下，系有一方铜镜，镜上有两句禅语；

“青天明镜，

苦样多思。”

铁俄端详甚久，也不大明白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，当即闪身

而入，眼前是一道黑色石块砌成的廊洞，洞前这时立有一个份家装束的青年人。

这青年乍见铁俄证了一下道：“姑娘作是过廊来的冯沙 铁俄停步额首道：“正是。”

那俗家青年撮了一下首；道：“怪事，不该是你来的呀？”

铁俄实在是不耐这么许多人金门呼喷，不由峨眉一监道：“海伴大师和尚且准我进来，你又何必废话，快闪开！”

说罢足下一顿，已来到了洞口之前，双手一款，直向那份家青年身上击去，那青年吓得忙自闪开，一面大声道：“姑娘，你且慢入内，我有话要笑照你！”

可是铁城一心闯笑，哪里有心情去听他说些什么，当时对手用力在洞门上一推，才发现两扇门竟是钢铁所铸，十分沉重。

尽管如此，在铁姑沉实的掌力之下，铁门毕竟是被震开了，铁门一开，立时就有一股阴森森的冷风涌出来，难怪，这古廊，已有多少年没有沾过人气了。

冷剑铁俄震开铁门，身形荡然而入，她技高胆大，自负极高，丝毫也未把这“悬镜廊”看在眼里，身方进入，只听得“帮当！”一声大响，身后的铁门，竟然自行笑上了。

铁俄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竟然是伸手不辨五指，她自幼随父。

在“夜视”方面，是下过相当工夫的，只是人从明处乍入黑暗，一时之间总不易辨物。

她背门而立，微微闭起了眸子，少停开眼，果然情形有了改变。首先，她发现这道廊子内，立有无数人形次偶。

这些皮人看起来，几乎是和真实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的；只是姿态各异，有些却是一般人所不能模仿作出来的。”

这些皮八，是被装置在各个不同的角度上，有立有坐，有卧有伏，甚至于悬在空中，尤伸虎闹，不一而足。

铁俄着了一会，心中有了个底子，她已清出，这些应仍必是当初去海老人亲手制作安置的，每一个人士必暗藏一争极厉害的奇招，是以这多年以来，未闻有人能通过此痛的。今天自己冒然走入，要是通它不过，传扬出去，可真是大大的丢入了。

铁俄如此一想；禁不住微微吃惊，同时也有了些后悔的感觉。不过这种感觉，是极为短暂的，很快便消失了。

她一直不动，静静的观察着这些人倡，足足有半益等之久，才看出了皮人之数，统共是一百零八具。

一百零八个皮八，就有一百零八个不同的姿态。”
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的目力已能完全适应，暗廊内也就越发的显得清朗，这时她更看出，在这曲折的长廊两边，竟然安有无数面小如贝壳似的镜面。

由于这些镜面相互映照出来的激光，才为这暗道内增添了一些光亮。

铁俄现实到此，心中充满了信心，她试着向前走了几步忽然发现到；足下所踩踏之处，竟是又软又落的地板。

非但如此，每当她抬里走动之时，整个的地面都似乎动摇了起来，前面的庆人也跟着前后左右摇晃不已。

铁俄自丹田提起一股真气，顿时身轻如燕，她足尖一点，已越出丈许以外，来到了第一具次人身前，足有沾地，忽听周！”的

一声响，不知何时，那皮八一只有手，竟然平胸而出，挡住了她身子正前方。

她暗自好笑，心忖这种招式，又能伤得了哪个，于是她身子向下一探，便想由皮八臂下审身而过。

可是身子方自一探，却又是“叭！”一声大响，再看那皮八一腿也抬了起来。

如此一来，铁俄要想通过，只有一个办法——抓开皮人的手脚。

她略一项规，突出右掌按住了皮人右肩之上，同时，左章向外一撑，拿住了皮人手腕，双手执定之后；用力向上一款，那皮八发了一阵吱吱声，前后摇动了一下，那只伸出的右手，不过被抬起了寸许而且。

铁俄大吃了一惊，这才知对方虽是一具假人，可是由于设计的精巧，其蕴藏的力道却是惊人之极，看来自己如不施出全力，只怕这第一步就走不过去。

想到此，贾手再次一紧，全力向上一举。

“轰隆”。整个的皮人为她推得倒了下去。

铁俄就在官倒下的霎息之间，掠身而过。

她身子方一掠过，又是“轰隆！”一声大响，再看那皮八已恢复了原来样子。

铁战侥幸通过了第一关，只觉两草炙热，双臂发市，这才知道这件事的。

少年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你——一下进去……”

青衣少女忽然目眶一红，背过了身子，冷冷的道：“我还进去